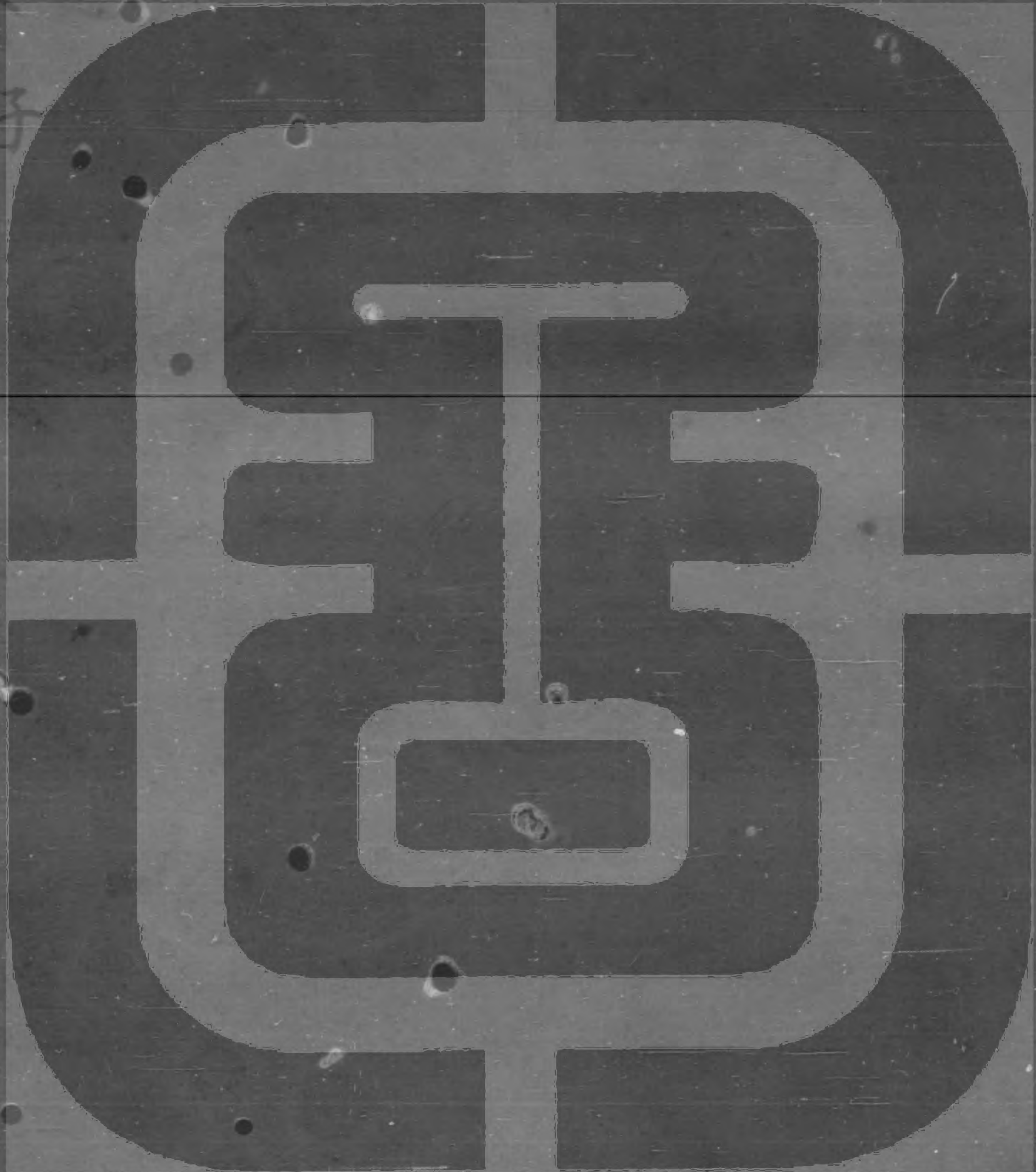


君道

餘冬錄

子





何文簡為部書時即抗  
疏止萬歲山之役厥後大  
禮儀起遂成千載之名是  
知學者當以養氣為本

瓶生





餘冬序錄序



魏董遇好讀書其從學者謁無日遇言當以三餘冬歲之餘夜日之餘陰雨時之餘昔甯越問其友何為而可以免耕稼之苦其友曰莫如學學三十年則可以免越請用十五歲人將休吾不休人將卧吾不卧學十五歲而齊威公師之越蓋以日以時之餘而自力者漢東方朔上書高自稱譽



三冬文史足用。生在幼悟時已如此。晉皇  
甫謐自言家貧。晝則慙於作勞。夜則其於  
疲寐。三時之務。卷帙生塵。篋不解緘。唯季  
冬末纔得一旬學。或兼夜寐。或不覺日夕。  
可知。北齊李鉉亦家素貧。常春夏務農。冬  
乃入學。三冬不畜枕。每睡假寐而已。士安  
暨寶昂於日之餘時之餘。蓋有不暇及乎  
力學者矣。春也。少而仕宦。俸足自資。雖鞅

掌王務。然未必無三餘之隙。而性顧慵惰。  
比當開卷。輒悵然止。嘉靖甲申。因言事調  
官南部。幹局稍閒。乃理舊稿。乙酉冬。閏既  
稔。有成帙。又明年。得養病歸山林。益尋長  
晷。四體不動。此心難恕。明年乃命兒子仲  
方。取舊稿而編輯之。歲亦適。戊子冬。閏夫  
予之為學。猶是閏爾。帙成六十餘卷。以歲  
陽為序。起畢章。遂題曰餘冬序錄。比諸昔  
盡極陽。



賢歲之餘春已不能不失之虛度而况於  
以日以時乎存此者庶幾後生之來問者  
可備談助且可代予病中此相告云柳燕  
泉服奇子何孟春子元甫書  
此書春三十歲前已有作始名子元案  
垢案垢義二帙凡十卷中歲欲作山天  
志取易所謂多志前言往行之義無何  
病懶弗力而止蓋於畜德終不能無愧

也間因私見弄筆月益增單牘片削付  
案垢末而成此老年多病自顧學無進  
益每翻舊稿心竊感之令頑兒編付家  
塾其間有春十六七時所論著者并近  
日人間求請文字間亦一二存焉言本  
無序因令稍為之序內篇卷一之五事  
入君道六六  
二十及古今事多以歷代為序外篇卷二  
十又極陽閏六類以各自倫類為序遂  
五事亦頗有倫類







第九冊相	申	外篇	畢宿四十一之
第十冊壯	酉	外篇	厲相四十五
第十一冊玄	戌	外篇	則壯四千六
第十二冊陽	亥	外篇	之極塗五十一
第十三冊閏	子	外篇	畢限五十一之
			厲舉五十五
			則且五十六之
			極陽六十一卷終
			極陽閏一卷終
			陽閏五卷終

餘冬序錄冊篇卷終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畢章卷之一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署印本州同知柴士申

重刻

乾九五龍飛之大人革九五虎變之大人龍飛虎變惟有聖德而在天位者當之龍飛堯舜當之虎變湯武當之

○舜之不告而娶以告則不得娶帝之妻舜而不告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孟子姑就萬章之所問而答之云爾舜之娶無不告父理瞽瞍誠頑獨不畏堯法耶帝告焉則不得妻無是理也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牛



羊父母倉廩父母干戈朕琴朕弒朕二嫂使治朕棲象  
往入舜宮舜在牀琴云云蘇子由古史白四岳之薦舜  
曰烝烝乂不格姦益之稱舜曰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舜爲庶人時已能順其親使不至於姦豈有既已用之  
而猶殺之哉此言蓋疑孟子於此不能無失萬章問舜  
不知象之將殺已與曰奚而不知也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孟子答萬章緊要處但在此耳書曰舜父頑母嚚象  
傲其皆欲殺舜或亦有之然必其初年事至堯舉舜妻  
以女則在堯諧允若之後矣焚廩浚井等事遷史載之  
劉向列女傳記之委曲甚悉二子所傳又有不獨出於  
萬章之所言者史記象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與

萬章所言又異當時帝二女何以自處然則謂象往入  
舜宮舜在牀琴者事猶近理

○孟子曰堯之於舜使其子九男事之丹朱非九男之  
一與孟子曰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子商均  
也呂氏春秋堯有子十人不子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  
人不子其子而授禹至公也堯子有十則所謂九男者  
無丹朱矣舜子九但呂氏書云耳帝王世紀堯取散宜  
氏生丹朱又有庶子九人皆不肖以天下命舜舜次妃  
女英生商均又有庶子八人皆不肖以天下禪禹是又  
求合呂氏書所云者呂氏勿論孟子九男事之語自可  
疑堯誠有九男安得皆不肖其中苟一定用爲善堯必



不置之而以天下屬他人。爲此非常之行矣。然則堯子必無十人。舜子必無九人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而皆不肖者。無是理也。謂堯舜之子若而人。不予其子。天下而予人。爲至公也。者。不知至公之道之入也。昔嘗怪舜不爲堯後。而舜有後於夏后氏之世。其史逸與。或曰。丹朱之不肖。以然。然則禹曷爲後商均。是殆不可考矣。淮南子謂堯屬舜以九子。而傳天下焉。堯誠有九子之屬。舜若之。何不選其人而封堯之後也。然則堯之所生。無若而人。益明矣。

○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直躬。證父孔子不見母前傳所稱。大抵戰國時好事者爲之也。堯舜孔子大聖人也。而冒木根之言。無稽之事。不見正於孟子。可勝歎哉。雖然。千萬載于今。人人能不信也。直躬語見論語。而諸子載楚人有名直躬者。證父之攘羊。其誣如此。固可以付一笑也。

○堯之用鯀。九載之民命。亦可試乎。宋人私試策以發問。而不能答。予曰。後漢鄭興傳有言。堯知鯀不可用。而用之者。是屈己之明。因人之心也。

○舜之命禹。爲司空也。論者謂舜知任不專。則功不成。業不世。則知不周。鯀雖治水無功。而禹爲其子。九年之間。足知利害。不使易業。故首命之。按傳子記荀仲豫稱禹十二歲。而爲司空。禹披九山。通九澤。決九川。定九州。



其功皆在十二歲後塗山未娶方娶之時當其父治水時年弱甚何世業為可傳而舜歆不易之有乎鯀治之年禹能從乎否乎今不可知水利害之大事非嬰孺之所習誠以禹為聖為足知則舜是命非求之於世業矣○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命也事非出堯則禹於舜為父讎孰有禹而事讎者哉韓非有言堯歆傳位於舜共工諫鯀又諫堯不聽而誅共鯀韓書不足據吾以理斷特然其言左傳鄭子產告晉韓宣子曰堯殛鯀于羽山云云則是亦謂堯殛之也

○舜可以孔子而不得為孔子者其上有堯也孔子可以舜而不得為舜者非堯之世也聖人不免側陋或明揚乎一時或光輝于萬世

○或載湯欲伐桀伊尹請阻之貢職以觀其動桀怒將起九夷之師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師湯乃謝罪請復入貢職明年又不貢職桀起九夷之師不至伊尹曰可矣乃與師春謂此特野人語湯伐桀非不得已也桀自絕於天天下去之而後湯不得已而伐之耳豈有先不入貢職欲因以觀其動之理乎豈有不入貢職因其能起九夷之師而謝罪請服而又不貢職因其起師不至而後伐之理乎湯伊尹之謀如此則是伐桀之事未行之前揚已有不臣之心而伊尹又陷其君為跋扈之臣而使之懷奸以事其君也湯伊尹處心積慮如此不于其天而一于其力又何足以為湯與伊尹乎嗚



呼伐桀之事書及孟子之言已詳茲何足辯

張永學語聖子曰○周書湯放桀而歸亳三年諸侯大會湯曰天子之位

豈容子孫有在○有道者可以處之一讓于諸侯諸侯莫敢當湯然後即

天子位夫天下之人不可一日而無主天子之位豈容

三年而無所立周書之言吾弗信也

○帝乙長子曰微子啓啓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

后立為副史記之文也以母賤對母正后言之是二母

明啓與辛非同母之所生也前此呂氏春秋載紂之母

生微子又生仲微其時尚為妾已而為妻生紂是太史

遷之所非者也而帝王世紀曰帝乙有二妃正妃生三

子長曰微子啓中曰微仲衍小曰受庶妃生箕子年次

啓皆賢初啓母之生啓及衍也尚為妾及為后乃生辛

帝乙以啓賢且長欲以啓為太子史據法爭曰有妻之

子不可立妾之子帝乙乃立辛為太子春惟史爭之辭

若果有之曰妾曰妻是謂二人若直謂啓與辛皆帝乙

在微時正妃所生之子則帝乙既即位正妃得為后矣

妻得從夫以貴而所生之子不得從親皆貴乎微子啓

不得稱嫡長子乎世紀論乃曰帝乙泥於立嫡而不知

受之足以亡天下也亦不慎不知變之過吾不知其何

也世紀蓋取之呂氏而載史據法以爭之辭揆之於理

豈非所當深疑而春直以為此法之不可通者也又按

偏矣

鳴呼莊宗允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之子孫李天下



子比干則但云是紂親戚則太史公亦莫知其為誰子也今據公都子所引文義則是以微子啓王子比干皆為帝乙弟也紂於二人則是一子也此是孟子所載與史記不同也

○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蓋天下三分之二之人心文王有弗得而辭者傳言文王砥德修政而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余夙興夜寐與之競行則苦心勞形縱而置之恐伐余一人於是用崇候虎言拘文王於羑里文王之臣散宜生輩致賂於紂文王乃得歸為玉門築靈臺相女童擊鐘鼓以待紂之失也紂聞之曰周伯昌改道易行吾無憂矣乃為炮烙剖比干剔孕婦殺諫者文王乃遂其謀是何言與散宜生賂紂事有無不可知文王玉門之事使有之不過用晦以自全耳而何其

謀之遂文王豈成君惡而陰利天下者哉是言蓋老氏之徒為之此老氏術也或又稱文王處岐事紂寬侮推遜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載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之地此文王之智也嗚呼文王所以敬事紂者但知臣子道當然耳辭地請炮烙誠不忍赤子之無辜而幸吾君之見從豈欲市已息哉是言戰國策士之見亦老氏術也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故與之將欲廢之必姑輔之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以無私成其私者非聖人之所為也



漢書宗正傳云周之業肇自后稷而公劉由公亶父世之王季繼之必有后稷之孝而文武興焉所以延八百年之慶者非當日之德也秦之積德亦仁也先出於大費費非稷匹矣而費仲蜚燕惡末世之造所以與秦三父非子於天下何功而欲大之秦仲殺而繆公霸棄民而狗良孝公之後力行不義世稱虎狼之國而始皇恣嗜噬焉所以速二世之殃者非當筭之罪也

○史記載紂囚西伯而闢天之徒以有莘氏美女獻紂紂大悅乃赦西伯或曰西伯之聖闢天之徒之賢乃以不正之賂而求贖有此事乎嗚呼紂之不可理回久矣此聖人權道所繫也謂有此事可也

○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呂氏春秋

引仲虺之言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三百三千商周之刑有簡煩也

○成王卜居成周其命龜曰余一人無有天下辟就百姓敢無中土乎使余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周公卜居曲阜其命龜曰作邑于山之陽賢則茂昌不賢則速亡季孫行父之戒其子也曰吾欲室之挾於兩社之間也使吾後世有不能事上者使其替之益速嗚乎古之聖賢所以賓其天下國家而公之蓋如此漢婁敬見高帝敬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周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民也及周衰分而為二天下莫朝周周不能制其德薄形勢弱也秦披山帶



河四塞以為固。此所謂沃鹿陛下入閔而都之。山東雖亂秦故地可全而有也。時留侯亦言之。漢遂都閔中。漢之取天下與周異。漢不能效周德。固然也。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我死。王封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可長有者。其惟此也。孫叔敖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之丘。後十世不絕。蕭何為相國。買田宅。必居窮僻。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何之意。教之意也。周公大聖。季孫行父。孫叔敖皆賢者。自教已不能法。周公而從事於季孫行父之義。他尚何及焉。雖然。此教之所以為教也。蕭何亦智矣哉。世固有擅銅陵藏金穴。據

壟斷以自利者。厚取於人身。死而財遷。吾知斯人之不為也。

○太公之封齊。營丘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史記鄭桓公東會封於鄭。暮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曰。吾聞之時難得而易失。今客寢安。殆非封也。鄭桓公聞之。援轡自駕。行十日。夜而至。釐何與之爭封。劉向此一事耳。劉向云。以鄭桓公之賢。微逆旅之叟。幾不會封也。然則尚父之賢之智。又倍於鄭桓公。而亦有待於逆旅之人之教耶。



○周宣王殺杜伯不辜。杜伯曰：「死若有知，三年必使君知之。」宣王田於圃田，從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朱冠，手執朱弓，射王而中其心，折脊伏弒而死。從者莫不聞見。墨宣王之賢也。杜伯之死不以辜而有此報也。而况德不如宣王，而非其君者乎？齊侯諸兒、烏獸行，使公子彭生殺魯桓公，而殺彭生。後九年齊侯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齊侯射之，豕人立而啼，懼而墜車，反而過弒齊侯之死也。晚矣。

○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徐不忍開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考。余聞之，乃子曰：「徐偃王好怪，

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于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他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遊，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

○左傳宋萬歸宋，宋公斬之，曰：「始吾愛子，今子魯囚也。」

吾不愛子矣。萬病之，遂殺宋公。晉書孝武帝耽於酒色，

張貴人有寵，年及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當廢矣。」吾已

屬諸妹少矣。貴人潛怒，帝醉卧，貴人遂令其婢蒙之以

被，暴崩，嗚呼！幸臣如萬，女寵如張，而其君以一戲言取

殺身之禍，人情可恃乎？

○齊桓公出遊，見亡國之墟，問於野人，而知郭氏之所

宋武事之太子劬

唐中宗之安樂公主

乃屬七事如子女

且心保之况幸而女

宋乎人之上世歸境

皆名後也



以爲墟者歸以語管仲管仲曰其人爲誰曰不知也管仲曰君亦一郭氏也於是桓公召野人而賞之晉文公逐麋失之聞農夫老古之言歸遇欒武子有悅色欒武子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欒武子曰取人之言而棄其身盜也文公乃還載老古與俱歸而賞之他日文公田于魏遇一老夫爲言魏亡之故歸遇趙衰而告之趙衰問其人安在曰吾未與來也趙衰曰聽其言而棄其身晉國之憂也文公乃召賞之

○燕王好微巧而棘猴之詐得以饗其養新莽募奇技而烏人之誑得以濫其職今使三尺童子聞之有不失笑者乎吾惡乎言近情事近理者之充足以惑世也

○楚子問鼎而王孫滿以郊郟卜世卜年之事拒之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則是無是事也而後人緣此又爲周過其曆之說茲所謂癡人說夢者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慤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纊而三軍爲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箠膠者楚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說楚莊王不能使河爲醪而三軍爲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耶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興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

○城高池深積粟多國非不固而楚莊主以爲此陳之可伐也數戰數勝兵非不強而魏李克以爲此吳之所



以亡也。

○韓詩外傳齊莊公出獵有嬖卿舉足將搏其輪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勇士聞而歸之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曰何馬也曰公家畜罷而不為用故放之子方曰少盡其力老棄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贖之窮士聞之而歸心焉吳越春秋越王勾踐伐吳道見龜張腹而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軼曰吾思士卒之怒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人致其命彼二君一大夫托物感人入郎為之効死力矣若夫仁聲善教之既深而有素者又何如哉又何如哉

○秦始皇平六國制天下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此秦之所以亡也漢高祖入關悉除去秦苛法與百姓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此漢之所以興也

○秦二世望夷之變旁獨有一宦者侍不去二世謂曰公何不早告我乃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早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隋煬帝在江都有宮人白后曰外間人人欲反后曰任汝奏之宮人言於帝帝大怒以為非所言斬之其後宮人復白后后曰天下事一朝至此無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帝憂耳嗚呼隋秦之惡至是極矣



羽之泣秦降卒二  
羽之泣秦降卒二  
羽之泣秦降卒二

○賈誼過秦論。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未當  
滅也。史記本紀引之。班固曰。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  
雖有周旦之才。無所復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  
余觀魏世家。太史公曰。秦滅魏。說者皆曰。魏以不用信  
陵君故。國削弱至于亡。余以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內。  
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春曰。書有之。惟命  
不于常。司馬遷知天之令。秦平海內。而不知秦無道為  
天之所欲。速亡者。何也。固之論秦。嬰即遷論魏之言也。  
○項羽傳。太史公之論羽。篤矣。雖然。羽東城自明之言。  
非謬言也。身七十餘戰。未嘗敗。此一敗而亡。誠天亡之。  
非用兵之罪也。羽不務德而欲以力征。經營天下。天不

非天亡而何。羽自言天亡。則自知所以得罪於天。  
尚可謂其無所覺悟而不自責耶。

吾楚於春秋。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  
吾楚於春秋。與也。然六國之滅。言者以楚最無罪。

王故矣。田氏代齊。韓趙魏氏分晉。非夫舊服。惟楚繇顛。  
王故矣。田氏代齊。韓趙魏氏分晉。非夫舊服。惟楚繇顛。

魏國皆不義。羸秦續呂。得天下。重以無復仁義焉。義之  
魏國皆不義。羸秦續呂。得天下。重以無復仁義焉。義之

此居巢人立楚之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  
此居巢人立楚之後之言。所以拳拳為楚世將。勸與懷



羽始曰古者天不王孫心復為懷王從民所望義所當矣秦亡楚帝則天  
必授上游柳為楚之下自此有歸項籍知尊魯乎義而心出於佯命焉不用江  
上游請以楚之而於南之逐旋殺於柳羽其時雖猶冒楚之稱已知田不可姜  
命隨者追而殺之度籍斯不可姬統而已奸又無復仁義天下負羽以不義  
江中於知未去柳也帝之又殺之狐埋狐捐長如何也楚之所以帝者楚之  
義也羽殺義帝是羽自墮其義自以其不義而自滅其  
之柳物多義帝塚與羽抑為不取而記楚矣今羽之言以為吾家所立非有功伐夫何以論功  
又必言其詳注才伐為卦顧此吾家主凡吾奉主行事而已而謂其主之  
之義可終七為多矣無所服役至忿成乎主擅主之家則凡同吾奉主行事  
之人孰肯忍吾偃然而主乎家也嗚呼漢欲不與楚其

欲不滅耶漢鼓大義之名義不以力董公之說行縞素

三軍於此手得以擊楚之殺義帝者矣嚮使其義帝之名以尊大統以定高材疾足得鹿以獻羽其所稱霸猶

春秋桓文之義俱天下諸侯以朝盱台之都羊廟世楚吾家其不為有主乎而羽不然九江王縱未叛楚與漢

而義與不義已潛歸于此義與不義其為興滅要如此哉春觀楚漢相距之際疑漢敗楚之難雖然吾不能盡

許漢也隆準公新城發喪袒哭三日義兵加賊何所向而足誅而愛于彭城置酒高會銷感激流涕之氣遣隋

何私約九江王用殺義帝者而擊楚之殺義帝者此不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足為名矣是以睢水滎陽幾危絕漢難於楚其義之



未甚奮耶楚之未即滅漢之未即興其義之未甚奮之  
過也吾惟深悲夫義帝故因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遂  
有暨劉項之事而反復之劉項於義帝事等北面義帝  
生存之昔嘗為帝矣作史者曾無楚義帝紀楚世家又  
不綴其事始末不具始云在民間為人牧羊不知何人  
蹤跡之何地方立之之昔不知其年方殺之之昔不知  
其歛葬之禮方漢即帝位之時其遣官臨祭分戶奉守  
之舉不知其有不也悲乎亡秦必楚楚最亡罪秦亡楚  
帝帝楚之義涉楚乎懷王之未立羽楚乎義帝之已殺  
懷王之未立楚而張楚之偽也義帝之已殺楚而西楚  
之逆也楚懷王孫心之為楚王為義帝楚之義也義楚

以首漢可也而史氏列逆楚於本紀首偽楚於列傳於  
義楚不列之紀傳之間其梗槩畧附注之劉項之事此  
吾暨劉項之事而反復之所以論義不義為興滅之機  
而重致辨乎偽逆嗚呼義動人心為人所憐楚人立廟  
延祀永年至于今日不亦宜乎

○呂氏春秋凡帝王之將興也天必先見祥乎下民黃  
帝之時天先見大螭黃帝曰土氣勝土氣勝故其  
色尚黃其事則土及禹之時天先見草木秋冬不殺禹  
曰木氣勝木氣勝故其色尚青其事則木及湯之時天  
先見金銀生於水湯曰金氣勝金氣勝故其色尚白其  
事則金及文王之時天先見火赤鳥卿丹書集于周社



文王曰。火氣勝。火氣勝。故其色尚赤。其事則火。代火者必將水。天且先見水氣勝。故其色尚黑。其事則水。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呂謂代火者必將水。秦是也。水氣至而不知數備。將徙于土。所以警代火者。徙于土。則漢是也。而漢初從赤帝子之說。色尚赤。至文帝十四年。始改尚黃。秦水尚黑。曰白帝子者。白者黑之母。赤者黃之母也。漢堯之後。土德不疑。

○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或曰。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且夫姓氏之受。自黃帝以來。世裔不變。所以別族類。重人倫。謹姻禮也。千萬載下。而欲亂之。可

乎。左傳正義引世本。舜姓姚氏。至胡公。周賜姓媯。以為賜姓。自周始。此後世賜國姓之所由祖也。按史記。舜居媯。納其後。因姓媯氏。胡公之為媯。非周賜姓。賜國姓。實始自漢。劉敬極無謂。唐賜徐世勣。朱全忠。姓李。宋賜夏元昊。姓趙。一與一奪。受之去之。又何有為輕重乎。

○禮有謚。自堯而上。王者子孫。據國而起。功德浸盛。故造美謚。舜禹本以白衣。砥行顯名。升為天子。雖復制謚。不如名著。舜者雖也。循也。禹者輔也。湯者攘也。文武皆以其長言之。二王豈不能兼文武者哉。夏商繼世之君。未嘗立謚。至周始加謚。而有幽厲之名。孟子所謂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焉者也。秦人鑿此。謂以子議父。臣議



君也。遂去謚法。後世自漢以下，帝王謚號，非易代之日，有美無惡，若增累美謚。蓋始唐代宗時，顏真卿上言：「元中政在宮壺，始增祖宗之謚。」玄宗末，姦臣竊命，累聖之謚，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稱武，言武不稱文，豈盛德所不優，蓋群臣稱其至者故也。故謚多不為褒，少不為貶。今謚號踰古，請自中宗以上，皆從初謚。當時百官集議，儒學之士，皆從真卿議。獨袁孝謂陵廟玉冊，皆已刊刻，不可輕改。事遂寢。後世謚號益衍而廣，皆準唐為例，非古制也。春按唐世累朝，群臣又有請上尊號之舉，乃近於生謚矣。臣子以此敲諛君父，安顧其非禮也。玄宗還西京之明年，御殿授冊，加肅宗尊號。肅宗固辭大聖之號，不許。於是尊上皇曰太上至道聖皇天帝，此其父子遮諛一時，乃不典之甚者。五代南唐僭位，群臣請上尊號，唐主曰：「尊號虛美，且非古，遂不受。」其後子孫皆踵其法，不受尊號。此盛唐所不及。金章宗時，群臣累請上尊號，不許。詔張行簡作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作《唐鑑》論尊號事，行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不若祖禹之詞深至。』以謂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上曰：『卿用祖禹言答之。』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



重復

其封于新嘗。其志不受。尊爵。此盜。尊爵。不。又。金。章。宗。  
爵。封。報。而。請。工。尊。爵。主。曰。尊。爵。重。美。且。非。古。意。不。受。  
皇。天。帝。其。父。无。也。一。部。以。不。與。之。尊。爵。以。外。南。唐。  
宗。宗。國。籍。大。望。之。幾。不。信。其。尊。工。皇。曰。太。工。至。重。望。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補卷之二

內篇

署州事德州府推官黃齊賢

重刻

柳州知州張汝賢

晉文公之赦里鳧。須與漢高帝之先侯雍齒。其事最相  
類。始而人自危。諸將往往偶語已而曰。里鳧須且不誅。  
我何懼也。曰雍齒尚為侯。我屬何患也。二公皆置怨以  
安人心者。非誠然也。奪於勢而然也。使晉國既附。須豈  
得同驂。諸將不謀反。齒不知死所矣。又何望其疾什邪。  
哉。若夫盛德之主。則不然。公天地以為量。無私恩。亦無  
私憾。其封之耶。彼有功。其赦之耶。彼罪不至死。如是則  
人自不危。諸將偶語之事。自無矣。何假是為寬大示哉。



範罵之曰曹子丹  
曹爽在伊南司馬懿奏爽於帝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  
誚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鼓  
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爽等之所  
以坐族滅也

奴才

○沛公始入秦見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  
意欲留居樊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邪將為富家翁耶  
凡此皆秦所以亡也願急還霸上沛公不聽張良復諫  
乃還霸沛公之不聽而聽良也其重良故爾沛公如  
留秦宮而項羽至何以自解欲求為富家翁可得邪魏  
曹爽在伊南司馬懿奏爽於帝桓範勸爽兄弟以天子  
誚許昌發四方兵自輔言之再四不聽自甲夜至五鼓  
爽投刀於地曰我亦不失作富家翁嗚呼此爽等之所  
以坐族滅也

復如崇陽命蕭何待太子守關中立宗廟社稷史稱帝  
規模宏遠是豈待定天下後而始見之帝此舉萃聚天  
下於漢散之時使根深本固可戰可守於取天下蓋萬  
全矣彼啗唾扛鼎之夫挾妻子欲與決一戰之雌雄者  
固非其對也帝命何守關中為法令約束事有不及奏  
決者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計關中戶口轉漕調兵以  
給軍未嘗乏絕者持其一事耳

○漢高帝自言吾不如張子房韓信蕭何吾之所以得  
天下在用此三人耳而韓信亦面言帝不善將兵而善  
將將後世論帝者亦不迥曰漢屈群策而已夫已所不  
如之人而皆為吾用已之不善將兵而善將兵者我得



而將之。群有策焉。我得而屈之。此其不能之能。必有以  
高乎一世之人者矣。曹操將擊烏桓。諸將皆恐。劉備說  
劉表以襲許。郭嘉曰。表才不足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  
制。輕任之則備不為用。於是操行弗疑。操既北。備說表  
襲許。表果不從。表卒。操軍至。蒯越等勸劉琮降。操曰。將  
軍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  
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為將軍下也。琮從之。初。魯肅聞表  
卒。言於孫權曰。劉表將亡。二子不協。劉備天下梟雄。與  
操有隙。寧寓於表。表惡其能而不能用也。請於此時弔  
表二子。及說備使撫表衆。其治操權。即遣肅行。至南郡  
而琮已降操矣。此景升父子自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操遣鍾繇向漢中。劉璋聞之。內懼。用張松計。使人迎備。  
黃權諫曰。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則不  
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客有泰山  
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時清。劉巴亦諫  
曰。備。雄人也。入必為害。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  
也。璋並不從。備至。嚴顏歎曰。此所謂放虎自衛者也。不  
二年。備因逢有全蜀。此璋自不知才不足以御備故也。  
嗚呼。人不有以過乎其人。未易能用其人也。若漢高帝  
之為高帝。真英雄也哉。

○呂后問高帝百歲後。蕭相國死。誰令代之。曰。曹參。其  
次曰。王陵。然少戇。陳平可以助之。平知有餘。然難獨任。



龜山楊氏謂高帝有疑陳平之心然終其世不見其隙而王陵以戇見疎無益於國其後平專為相天下無間言卒以功名終不其反歟春以為不然嗚呼漢高告后之言知人之精鑒也平智有餘可以全社稷帝則已知而曰難獨任者帝知平之不能面折廷諍而有背約阿意之事也呂氏專制欲私所戚不有王陵誰持天下正義陵繼蕭曹以少戇柱瀾倒之世帝之取陵在是而憂陵之不容者亦在是故又歌以難獨任者助之耳后之世平無隙而陵見疎豈陵之罪哉而謂陵無益於國天下者高帝之天下也陵之對后之言也果無益於誰之國耶高帝論相就後世言之楊氏以平專相文帝朝無

間言而非帝之所以疑平者亦過矣嗚呼帝之言知人之精鑒也

常之殺劉父乃明  
○蕭何請上林空地民得入田高帝怒曰相國多受賈  
之殺李善長皆人財物乃為請吾苑遂械繫之王衛尉曰陛下距楚數  
澤高械行之二年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搃  
當時三王之衛尉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為利今乃利  
賈人金乎帝於是赦出相國周勃就國人告勃欲反下  
國用詔免曰長  
國用詔免曰長  
及耶帝於是赦絳侯復爵邑甚矣太后之言有似乎王  
衛尉之言也人患功德不顯著耳功德誠著罪自可不  
成不過也



史記卷之...

當之納妃而也... 疑也。而又必借乎人言何也。勃子亞夫平七國之難。有大功。臣夫為父買功。官尚方甲楯五百被。可以葬者。為人所告。廷尉責問。臣夫欲反。何。臣夫曰。臣所買器乃

耳。侵之益急。遂嘔血死。吏之謂反。地下之言。是何理。以人命悅上意。而置無罪有功之臣於死地。廷尉不足道矣。景帝之朝。豈無人能為解。何與勃之言者。亦由帝之不復可與言故也。

○宋景文筆記。高祖知呂氏與戚夫人有隙。方病時。去呂后若斷一巨楬。然終不殺者。以惠帝不能制。蕭曹平勃等。故委戚氏不顧。為天下計。俾后佐之耳。老泉權書

高祖知有呂氏之禍。而不去呂后者。勢不可也。即是此意。其論欽斬樊噲一節。推出高祖心事。尤有見識。高祖不去呂后。以制諸將。而噲娶於呂氏。則天不可不去噲。使諸將得制呂氏。故噲出伐燕。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三命平勃。即斬之。高祖豈不顧念戚氏。然自是為戚氏結怨呂氏。益深矣。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為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為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為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

○漢七國之反。大封使之也。高祖封濞為吳王。拊其背曰。若有反相。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豈若耶。景帝三年。吳王濞果連七國。舉兵反。高祖蓋前知之。然不思所以制之之道。而大封以成其反之勢。何也。帝戒濞曰。天下同姓一家。慎毋反。亦異乎古之帝王之所為。貽厥孫謀。



者矣。

○漢惠帝築複道於武庫南。叔孫生日：「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日：「人主無過舉，願為原廟，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生始諫，帝是矣。而終教之以遂過，何也？柳宗元《桐葉封弟辨》云：「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當，叶易不為病。天子無戲言之云，非周公所宜用，而叔孫生日：『人主無過舉，知複道之失，而又為之辭，是得為引君于當道者。』抑且天子之廟，古也有制，原廟又何為者？書曰：『黷于祭祀，時謂弗致，而生歆，廣多宗廟，為孝之本。』我未之前聞也。漢世詔天下立諸帝廟，蓋叔孫生此言發之，其不度甚矣。」

○賈誼上疏，漢文有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語。竊意帝恭儉之主，寧當有遊樂事，誼持假是以發警耳。及現賈山所上至言云：「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騁射獵，一日再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又云：「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然則文帝真復有是事矣。而帝不失為漢守成之令主者，帝能納二臣之言也。更稱帝每朝，即從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用，采之。未嘗不稱善。又稱帝即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帝之能納諫如此。



能自克也如此。射獵之娛，於帝何有。木受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帝悅節言，默躬行，黎民醇厚，治與成康並美。有以哉。

○漢文帝見李廣曰：惜廣不逢時，今當高祖世，萬戶侯者，其多矣。終不革廣之才，無所用之。甯末，年匈奴入，上郡雲中、烽大通，於井泉、長安遣將軍，令免屯飛狐、蘇意屯句注、張武屯北地、周亞夫次細柳、劉禮次霸上、徐厲次棘門，以備胡。史稱其選用材勇，亦為勤至而不及廣上之自勞軍也。亞夫則真將軍，而霸上棘門見戲耳。是時廣不知何在，以廣為之，其不賢於劉禮、徐厲輩耶？令免、蘇意、張武固

亦不聞立功於景武之世者也。

東漢成建

既第，不戒于西

漢文帝

○漢文帝以皇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久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廣國之賢有行，且不相，况不如廣國者乎？文帝以此詔末世，而末世猶有金匱符命之變。顯宗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馬援以椒房故，不與。援之功且不與，况不如援者乎？顯宗以此示後嗣，而後嗣猶羅跋扈將軍之禍。○漢文帝不用竇廣國為相，恐天下以私廣國也。元帝不用馮野王為御史大夫，恐後世謂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也。彼賢有行，國行能第一，野公論所歸者，且以嫌避如此，不為公論所歸者，其又可假是位乎？然其後



竟罹王莽之禍。光武時，馮援位不稱才，爵不酌忠。光武豈簡賢者，殆以其女為太子妃，逆防未然，故不授以重任。爾明帝思中興功臣，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授以椒房之親，獨不與焉。遵奉建武制度，后妃之家不得封侯與臨，蓋懲莽禍，非但欲如文元二帝避嫌而已。

○申屠嘉之為相也，太中大夫鄧通戲殿上，文帝則聽其檄召，度已見困，然後遣使謝而請之。內史晁錯穿宗廟垣，而景帝不容其閤，且自誑乃我使為，以范有罪，周亞夫之為將也，文帝勞軍，至候其壁門，至從其軍中，不得驅馳之令，而有真將軍之嘆。亞夫之為相也，景帝濫侯降虜，既不能用其議，大戢不箸，又待以非禮，免官非

景之忌刻為政  
立文者甚，乃後世  
之系並稱煇美  
或原以氣

其罪，而又以非罪召詣廷尉，嘉亞夫賢將相也。立文帝朝，皆能彊直自遂，及入景帝之世，皆嘔血而死。然則嘉亞夫之能遂其職於前，而無禍心，負氣之累者，豈獨嘉亞夫之賢也哉！今就二人始末觀之，文、景之優劣明矣。

○縱盜飲酒，非剪惡之法，絕纓加賜，非防邪之具。漢文帝金錢之愧，唐太宗布絹之給，非刑賞之正道也。

○史稱漢文專務以德化人，故張武受賂，金錢愧心，唐長孫順德受人餽絹，事覺，太宗於殿庭賜絹數十匹，大理少卿胡演以為不可，上曰：彼有人性，得絹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殺之何益？此太宗效漢文事耳。雖然，此事豈可以勸小人，賞不可以訓有罪，此豈先王之道。



也。

○漢武之殺昭平君也。禱與傳東方朔前上壽曰：聖主

為政，賞不避仇讎，誅不擇骨肉。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

蕩。帝之所處，其足以當此乎？隆慮公主為子緡金，預贖

死罪，而帝許之也。當日以誣先帝之法矣。帝惟許隆慮

之贖死，故有以成其子昭平之死罪。昭平日驕，醉殺主

傳，非其有所恃乎？誣先帝之法，下負萬民。帝知其不可

前日之請，何為許之？前日狗弟之私情，而今日欲行先

帝之公法，帝奈何負死者之屬，而又負生者之望也？許

之之失，不可追。今日之事，獨有屈法以伸恩耳。昭平為

親弟之子，又文夫也。律有議親議貴，此不可議乎？以醉

殺人而罪抵死，即於情尚有可矜者。以女之傳之死，而

以文帝之為務

懷化人而存以

元明使百官笑

而殺之說雖才夫

願之至而方在

于平天字

為之流涕，何補於仁義哉。

○漢武帝遊宴後庭，以宦者典書尚書，謂之中書謁者。

置令僕射，以司馬遷為之。遷故太史令，坐上書救李陵

而下蠶室者。至宣帝，帝因用宦者弘恭為中書令，石顯為

僕射，國家樞機之任，歸於昵近。自此宦者竊威柄矣。東

漢和帝誅竇憲，宦者鄭眾與其謀，策勛班賞，眾每辭多

受少帝賢之，以為大長秋。帝與之議論政事，自此宦者

專事權矣。夫遷本賢士夫，眾之為人，皆不世有。二帝任



之遂為後世故事。豈貽謀之道哉。先儒謂堯<sup>宣</sup>帝開三大  
釁。終以亡國。用恭顯其一也。又謂象維賢於其徒。然開  
端作俑。終為漢世大患。孝和之罪也。二帝之事。豈獨以  
亡漢國為漢世大患而已哉。後世受宦者之禍。二帝始  
作俑之罪也。宦者置身非所當任。以成後世之禍。司馬  
遷鄭衆不能逃其罪也。何賢之足稱也。

○漢武帝立衛子夫為后。三弟封侯。貴震天下。天下歌  
之曰。生男無喜。生女無怒。獨不見衛子夫。霸天下。唐玄  
宗罷貴妃楊氏。三姊並為國夫人。出入宮掖。勢傾天下。  
天下歌之曰。男不封侯。女不作妃。君看女却作門楣。嗟  
夫。女寵之禍。何代無之。

○漢卜式數請輸財。縣官以助邊。式之財幾何。牧羊餘  
利。其足以助天子之邊耶。武帝之窮兵。非不可已者。帝  
能不為窮兵黷武之事。天下之力以休。而財自裕。何假  
乎有財者之輸委。式不思以文景之恭儉。感動上意。而  
歛效所私蓄。為助邊倡。何哉。天子使人問式。欲官乎。曰  
不願也。有寬歆言乎。曰。魚所歆言也。式之為此。趨悅天  
子之旨意。其所歆言。乃在所歆官也。帝召拜為郎。賜之  
田。而布告之天下。帝何示天下之不廣也。豈非因式之  
輸委。而有以動其好利之心。與。異日算鹽鐵。算車舡。孰  
謂式不有以啟之。式之逢君。其罪大矣。帝侈心一萌。而  
好利如此。則何怪乎桓靈之賣官鬻獄。魚紀極耶。



○貢禹為元帝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武帝時宮女多至數千人方今廐馬食粟將萬匹然則文景之時安得不富庶武帝之後海內安得不虛耗耶。

○漢宣帝以孝武廟樂未稱下詔群臣廷議夏侯勝曰武帝維有攘夷廣土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汰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高積至今未復無德於民不宜為立廟樂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之誼宜直言正論於是丞相御史劾奏勝非議詔書毀先帝不道及黃霸縱不舉劾俱下獄又明年出勝為諫大夫給事中霸為陽州刺史章帝

併房生區告之  
可謂小過子矣

時孔僖崔駰同遊太學因論孝武始為天子崇信聖道五六年間號勝文景及後恣已忘其前善鄰房生告僖等誹謗先帝刺議當世下有司逮訊僖以書自訟曰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加虛誣之也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是為直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為善為惡天下莫不知故不可以誅於人也陛下即位以來政教德澤天下所具也臣等獨何議刺假使所非實是則固應悔改倘其不當亦宜含容陛下不推原大數深自為計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死即死耳願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書奏帝拜僖蘭臺令史夫以孝武之為君宣帝章帝為之



子孫議論在當時已不可過如此。

○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論者以為仁明之累按史稱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蓋不能無深悔也。歐陽歆自汝南太守爲大司徒此僥擢也是年坐前爲太守度田不實下獄諸生守闕爲歆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者有求代死者帝竟不赦歆死獄中何也。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帝嘗謂馬援言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帝大笑帝其亦思前此固有死非其罪及罪有可矜者乎而代大司徒歆者戴涉他日又坐故入大倉令

罪下獄死吾不知當時倉令得故入何罪已決斷與否而涉之勲賢至以死償之曾未如孝宣劾穀之時而張敞之五日京兆因怨殺人猶得以才進也帝用刑如此所謂仁明之累多矣。

○祭遵薨於軍光武悼之甚每朝會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惟帝念功不以存沒爲間帝於股肱之痛惜蓋有不容已者矣群臣聞之自省其能憂國奉公否未法遵之所以憂國奉公者豈不可也。姚期乃曰陛下哀念祭遵群臣各懷慚懼有如憂國奉公如征虜者何慚懼之有哉將益有所感激知其所以憂國奉公者必為上之所念矣帝是歎也非群臣勸戒之一機耶。



○漢章帝初即位，匈奴圍關，寵於柳城。中國救兵不至，車師復叛，與匈奴共攻耿恭。二郡兵人裁各數十，匈奴圍之。歷旬不下，寵上書求救。詔公卿會議，第五倫以為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急而棄之，外則從蠻夷之暴，內則傷死難之臣，誠令權事後無邊事可也。」匈奴如復犯塞為寇，將何以使將乎？帝於是出兵救之。漢末公孫瓚據有幽州，別將有為敵所圍者，瓚不救，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肯力戰。後袁紹攻瓚南界，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或降或潰。」紹軍徑至其門，瓚以敗亡。鮑昱之言，瓚之謂已。

○梁冀專政，忠臣伏。鉄鑽義士窟草野，桓帝與之同聲。

若其心焉，及陳授之死，鄧香妻宣之告，然後發怒與諸閣謀而誅之。前豈無大於此可怒之事，可誅之卻乎？授蓋小黃門徐璜所引，而宣則中常侍袁赦之鄰故也。帝之討賊，一出於宦官之意，一成於宦官之力，無怪乎嬖寵閣倖，自是日橫，而忠臣正士重為之塵粉矣。



抄配

國之歷句不下亂上書亦初記公刑...  
不宜救鮑昱曰今使人於危難之地...  
宜夷之惡內則傷元難之區誠公推事...  
句如後犯塞為寇時何以使將...  
諸國朝自長日對而必耳士重高之...  
之信規一出於官官之意一於於官...  
蓋小黃門斜黃預臣而宣國中書...  
闡藉而籍之節豈無大於此可然之...  
者杜心高及朝錄之五增音妻宜之...  
吾然對策致與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修取卷之三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蜀先主病篤屬諸葛亮以後事曰嗣子可輔輔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史臣謂此言足生疑隙不逞之釁幸劉  
禪闇弱性無猜險而諸葛威畧足以檢衛異端故同異  
無由生耳此君子居正之義然非所以論備也開誠布  
公備亮相信久矣備於舜禹之事特未行耳身後所屬  
誰敢嫌之丞相之不取固丞相之節也誰敢謀之前時  
孫策何人策臨亡謂張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  
取夫事會之來未有終極常變理當異視此可謂非策



之由裏語耶。

○曹操在兗州引兵東擊陶謙於徐而陳宮潛迎呂布為兗州牧郡縣皆叛賴程昱荀彧之力全東阿甄范三城以待操操還執昱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表為東平相袁紹進軍攻許田豐以曹操既破劉備許下非復空虛不宜便行紹不從豐強諫述紹官渡之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公貌寬而內忌不亮吾忠而吾以至言逆之若勝而喜必能赦我戰敗而怨內忌將發吾不望生紹還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為所笑遂殺之是故操終有天下而紹自是敗滅趙染軍次新豐有輕敵色其長史魯徽諫曰困獸猶鬪况於國乎不聽與索琳戰

敗績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乃斬徽染不足道也智謀之士曷亦思擇其所事哉唐莊宗與梁人相持於河上梁將王檀乘虛襲晉陽城中無備幾陷者數四賴安全全帥子弟擊却之於內石君立引昭義兵破之於外晉陽獲全而莊宗以策非已出安全等賞皆不行人皆言關東之變劉后吝財之罪以此觀之莊宗固有以致之者矣

○曹操在譙恐濱江郡縣為孫權所畧故徙令近內以問蔣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軍官渡徙燕白馬民今欲徙淮南民何如對曰在官渡時兵弱賊強不徙必失之今日民無他志人情懷土徙之惧必不安操不徙既而



民轉相驚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操謂濟曰本  
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操之計如此雖謂之愚可也  
他日操又使張郃西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行竟無  
功操從出故韓遂馬超等兵使殷署趙儼督領護送微  
儼安諭有術事亦中敗而操不戒他日又嫌荊州殘民  
及屯田在漢川者皆欲徙之司馬懿曰荆楚輕脆易動  
闔羽新破諸為惡者藏竄現望徙其善者既傷其意將  
令去者不敢復還操曰是也是後諸亡者悉還微懿之  
言又復為叢毆雀矣魏文帝欲徙冀州士卒家十萬戶  
實河南特天旱蝗民飢群臣以為不可而帝意甚盛辛  
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無以食也力爭之帝乃徙其半

父子所見如此

○曹孟德求賢之令予讀之不能無怪駭也有才無行  
此老瞞所自處者奈何示人而必以得是為慊耶建安  
十五年令曰孟公綽不可為滕薛大夫若必廉士而後  
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釣於渭濱與  
盜嫂受金而未遇者十九年又令曰有行之士未必能  
進取進取之士未必有行陳平豈篤行蘓秦豈守信士  
有偏短庸可廢乎二十二年又令曰伊傳出於賤人管  
仲桓公賊也韓信陳平負汙辱之名吳起殺妻求將毋  
死不歸今天下得無有至德放在民間及負汙辱不仁  
不孝而有治國用兵之術者乎噫瞞之取才以定亂姑



權於心如魏之用起燕之聽秦漢之不棄信平可矣而  
可著之令為天下人告耶田文之脫函谷寔賴鷄鳴狗  
盜之力而鷄鳴狗盜非所以示人之道也人各有能有  
不能孔子之論公綽也有在今欲置德而任才豈聖人  
之本旨哉甚矣邪正不比迹而薰蕕不共器也志鈞謂  
之崇與挾盜嫂之惡者不可同日語伊傳是何等人物  
在管氏已非其匹斯人而庸于時吳陳諸子得免刑誅  
為幸其何齒錄之有若使不仁不孝負汙辱者而行其  
治國用兵之術又是何等時世民間至德有伊傳其人  
亦當老死蒿萊而已曹氏安能得其同堂而分治哉瞞  
自知身乃凶狡諂變之魁決不為正士所與故汲汲於

其所類者以濟其所欲為耳柰之何其以令天下也上  
之求賢不患無才而患無行不患有才者之難致而患  
有行者之不易求才行備者恃其抱負不輕出處舍先  
匿景慮德蒞時區區泛然之言非所能餌有才而無行  
者當季末之世擾攘之秋彼其富貴之途事功之會固  
所褰裳濡足望而趨為者也又何假乎令之屢求而吾  
乃明以無行而求焉彼羞惡之心未能盡亡亦必不肯  
自比於不仁不孝者負汙冒耻而應是令矣其應令而  
至者又將無賴不檢非陳平吳起之才而有其惡之人  
矣噫是令也非傷敗風俗壞人心之極弊耶漢武詔察  
茂才而有及于所弛之士論者病之然不如是之甚也



用人不求備舍短取長畧瑕舉秀決自當爾何必直形  
之言顯顯然以勸無行之人為己用哉噫有才而無行  
者小人之雄也當時魏諷曹偉郭嘉董昭劉曄父子及  
司馬氏皆是物也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而瞞乃取  
汲於是為瞞之所自處可知已此非瞞之所以自解於  
世者與漢室孰傾曹氏實持之而傾漢室者亦在曹氏  
瞞欲以小人藉口一時而不為其子孫計之異日卒亡  
曹氏者有才無行之人也君以此始必以此終當塗高  
之弗永何怪哉

○曹操之黨董昭與列侯諸將議以相國進爵國公九  
錫備物以彰殊勛苟或以為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

操不悅或飲藥而卒明年漢封操為魏公加九錫操志  
也越四年操遂自立為王孫權嘗稱臣於操稱說天命  
操以書示外曰是兒欺踞吾著爐火上却及聞陳群等  
言又曰若天命在吾吾為周文王矣操之逆節自是有  
不得而自掩者操款以子代漢有天下也明年操卒子  
丕立而篡漢為魏以司馬昭為相國封晉公加九錫操  
之教也明年進爵為王昭之黨荀顛等議與三公相率  
而拜王祥曰君子愛人以禮我不為也於是顛拜而祥  
獨長揖昭謂祥曰今日然後知君見顧之重也昭以子  
攸繼兄師後嘗曰天下者景王之天下也百年之後大  
業宜歸攸山濤等諫之乃立子炎為世子昭之逆節自



是有不得而自掩者。昭款以子代魏有天下也。明年昭卒，奕立而篡魏焉。凡若此者，一皆操之教也。魏晉之後，亂臣賊子之事，必以魏晉為師。然其效可睹矣。

○傳曰：王者不治夷狄，管子曰：國家無使勇猛為邊境。夫治內之與治外，勢當異觀。恩之與威，理宜異施。然所以為之制者，要皆不可踰也。漢末裴潛自代郡太守遷為丞相掾，潛謂曹公曰：潛於百姓雖寬，於諸胡為峻。今繼者必以潛為理過嚴，而事加寬惠。彼素驕恣，過寬必弛。既弛，又將攝之以法，爭訟之所由生也。以勢料之，代必復叛。於是操悔，還潛之速。後數十日，三單于反，問至。後魏陸侯為懷荒鎮將，高車莫弗訟侯嚴急，魚恩還請。

前鎮將即狐太武許之。侯還言於太武曰：即狐復鎮，愚意不通。周年狐身必敗，高車必叛。既而諸莫弗果殺狐而叛。太武問故，侯曰：夫高車無禮，難為其上。臣厲之以威嚴，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訟臣無恩，稱狐之美。狐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於百姓，以寬惠治之。無禮之人，易生凌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牧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生，敗亂形矣。侯之所言者，正裴潛之所料事也。然則治夷狄為邊境，而莫為之禁制，可乎？冠履法度，聖人豈獨以律內地與吾人而已哉？大抵御下之道，其始不可不嚴，其終不可不寬。始嚴則其法能立，終寬則其改能久。嚴而濟之以寬，則易寬而回。



之以嚴則難。此子太叔所以痛哭於子產臨沒之遺言也。然則是道又豈獨以治夷狄為邊境而已哉。

○曹丕既篡漢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此乃以己而窺聖人，謂舜禹亦只是篡而文之以遜讓耳。可謂不信古有忠臣孝子，意正如此。可謂在中書嘗言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美談者也。此言見王文正公筆錄，觀此自可知丕之為人矣。

○魏文帝既立為嗣，喜因抱辛毗頸曰：辛君知吾喜否？君子於此，有以占其器之不宏。唐莊宗入梁，喜不自勝，手引李嗣源衣，以頸觸之曰：吾有天下，卿父子之功也。天下與爾共之，識者有以知其業之不遠矣。嗚乎！二君

何足道哉！劉先主之得蜀也，於涪置酒大會，謂龐統曰：

今日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為歡，非仁者之兵

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桀，前歌後舞，非仁者却鄉言不

當，宜速起出。統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先主曰：向

者之論，阿誰為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

初。先主襲奪璋土，權以濟業。昔人譬諸斲手，全軀何樂

之有，而酩酊中失辭如此。季漢之不能恢復舊物，其器

固亦有所未優乎，而吾於垂子輩何識。

○西漢以外戚傾覆厥家，東都之禍，惟閣宦為橫。若推

其本始，亦由政出母氏，有以致之。魏文帝即位之三年，

詔曰：婦人與政，亂之本也。自今以後，群臣不得奏事太



后后家不得當輔政之任。又不得橫受茅土之爵。以此詔傳之後世。若有背違。天下共誅之。其垂法子孫善矣。然其時下太后在上。此詔之出。無乃有未安乎。史稱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自有常度。行儉日久。不能自愛。為奢。有犯科禁者。加罪一等。莫望錢米恩貸也。下非私外戚。而規權利者。科禁之事。當時必不虛設。帝若以此詔為太后命。而出之。亦永憲焉。於順親之道。庶幾其無憾哉。

○魏書載下太后每見外親。不假以顏色。常言居處當務節儉。不當望賞賜。念自佚。外舍當怪吾遇之太薄。吾

自有常度。故也。吾事武帝四五十年。行儉日久。不能自變為奢。有犯科禁者。吾且能加罪一等耳。莫望錢米恩貸也。然魏畧云。下后弟秉。當建安時。為別郡司馬。后常對太祖怨言。太祖曰。但得與我作弟婦。不為多却。后又歎太祖給其錢帛。太祖又曰。但汝盜與。不為足却。故訖太祖世。東官不移。財亦不益。與魏書所載。后前後意情。復異。裴松之謂舊史宗飾虛文。其稱下甄諸后。言行之善。皆難以實錄。陳氏剛落。蓋有以也。

○魏高貴鄉公之立。非司馬昭意也。太后意也。髦於禮小宗。有當後大宗義。昭寧不知。而歆立武之季髦。好學夙成。蓋昭所忌。屬於太后。此義而後立之。髦即位之日。



百寮陪位者欣欣為昭之所忌有在矣為髦計者惟歛  
鋒悔尤以養昭罪延之歲月會其事勢謀諸心腹可以  
萬金決於一旦庶幾有濟乃猥自發舒預警權臣之聰  
視豈不悖乎史稱髦神明爽備德音宣朗罷朝昭問鍾  
會上何如主會曰才同陳思武類太祖昭曰若如卿言  
社稷之福也司馬昭之言豈為魏社稷計者司馬宣王  
問王凌於蔣濟濟曰文武忠孝既而悔之曰吾此言破  
人家國凌用是不免會之言濟之言也會之言昭之所  
尤忌也鷲鳥將擊必匿其形髦與侍臣論古帝王優劣  
高憂康而下漢高志意慷慨奮發中興使人坐而防焉  
其鷲擊之道乎其布德兆謀之道乎石苞司馬家故吏

辭髦留中書日昭要過問故苞曰非常人也未幾而難

作嗚呼幾事不密則害成當日事髦不討昭昭必弑髦  
王經所謂欲除疾而更深之者不在投板之際而路人  
已先知矣予嘗悲髦之才弗克濟而史以廢書下與東

晉六朝諸廢帝比可痛也夫是故論之如此

○晉文帝之喪臣民皆從權制三日除服既葬武帝亦  
除之而蔬食哀毀如居喪者推武帝之志可為滕世子  
矣羊祜謂傳玄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漢文帝除  
之毀禮傷義今主上至孝雖奪其服實行喪禮若因復  
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祜之言又得孟子告滕世子之意  
矣玄乃以為難行又以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



子無復君臣而止之。嗟夫，祐不止於玄祐之言，必能成武帝之志，武帝之志必能復先王之法，何難行也。主上服不三年不除，則孟子所謂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天下豈有除之者，邦何謂但有父子無復君臣也。玄言主上不除，天下除之，為但有父子無復君臣，然則上下俱除之也，豈不為無復君臣且無復父子耶。嗟夫，至是不忍言矣。

○晉明帝問王導，晉所以得天下，導為陳宣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拔高貴鄉公事，明帝以而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明帝蓋不自知牛繼馬後，晉已絕矣。齊明帝遺華伯茂殺巴陵王子倫，子倫曰：積不善之家必

有餘殃。昔高皇帝殘害劉氏，今日之事，理固當然。嗟夫，不仁而得天下者，雖其子孫不能無憾於好還也。世之姦雄亦何樂以此遺後人哉。

○晉哀帝踐祚，議所承統時多異議。孔嚴與庾蘇議曰：順本居本，親親不可奪，宜繼成皇帝後。諸儒以嚴議為長，竟從之。哀帝本成帝子也，承統之議當時若為而復，有異，豈不以康帝為成帝母弟，而穆帝以康帝子皆先

承統猶不免異議如此，當時廷臣其必各有說矣。

○南齊王儉傳載高祖曲宴群臣，數人各效伎藝。褚淵彈琵琶，王僧虔彈琴，沈季文歌子夜，張敬兒舞，王敬則







孝武為性猜忌。兄弟粗有令名者。無不因事鸚毒。所為  
唯景和至朝臣中。疑有天命。而致害者。枉濫相繼。于時  
雖疑卿祖無如之何。如宋明帝庸常被免。豈疑得全。又  
復我于時。已年二歲。彼豈知我應有今日。當知有天命  
者。非人所能害。害亦不能得也。宋太祖即位之初。頗好  
微行。或諫其輕出。帝笑曰。帝王之興。自有天命。求之不  
可得。拒之亦不能止。周世宗見諸將方面大耳者。皆殺  
之。我終日侍側。不能害也。我應為天下主。誰能圖之。若  
不應為天下主。雖閉門何益。既而微行愈數。有諫者。輒  
語之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不汝禁也。昔人常言。死生  
有命。富貴在天。命於兩間者。謂之人人。與物皆有命。皆

由天也。而况為天子者哉。然天命終不可恃。紂不曰我  
生不有命在天乎。

○古者明刑弼教。刑以止殺。乃仁義之委為用也。梁武  
帝專精佛戒。每斷重罪。則終日不懌。或謀反逆。事覺。亦  
泣而宥之。遂使王侯益橫。或白晝殺人於都街。或暮夜  
公行剽劫。有罪亡命者。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吏稱  
上深知其弊。溺於慈愛。不能禁。嗚呼。帝如此。其為不慈  
不愛也。甚矣。末年。叛臣逆子之禍。人死如麻。具會江郢  
間。所至流丹。積白。佛戒果安在哉。

○人主壽者。漢武帝七十餘。梁武帝。宋高宗八十餘。漢  
三。不食不武。嘗言。服藥節食。可少病。梁武帝勅賀琛曰。朕絕房室三



能一日也。婦人十餘年，不與女人同室而寢，亦三十餘年。此致壽之道。其又何以故？不繫其好仙佛也。高宗之壽，亦由稟厚而寡欲故爾。

嘉禾郡公又曰：兔死狗烹，鳥盡弓藏。越王漢祖之事，後世往往有之。有別於此。謀臣猛將，以此而終悔者多矣。東魏邙山之戰，彭樂以

唐太宗元世祖，謂樂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汝耶？樂從其言，遂歸泗水之戰。慕容紹宗以騎五千來擊侯景，景衆大潰。

以數騎自破石濟淮，使人謂紹宗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紹宗乃縱之。樂紹宗之不終臣事，罪則有在，抑由後

世君臣之間，有不足相信者，遂致如此。樂紹宗豈獨欲養寇以自資，而番患自救之心，不能無也。高歡臨死，謂

資其子明末

其世子澄曰：彭樂心腹難得，宜防護之。堪敵侯景者，唯

有慕容紹宗。我故不貴之，番以遺汝。歡之疑樂，蓋自其

追黑獺時已深。嗟！知紹宗之才而故不之貴，使澄得

私其恩而為澄用，然竟何益？高氏父子若積誠御物，物

以誠應，彭樂自可腹吾赤心。紹宗亦何必庸此形迹，預

施激誘，吾有機心於此。物苟非頑然者，亦豈不知而肯

一一墮吾計中，決無此理。歡之所言者，徒以斃樂而已。

紹宗非陳元康素安其意，其肯為澄用邪？

○隋平陳之後，蘇威作五教，使民無長幼志，誦之士民。嗟怨，舉兵反者，至扼縣令，或抽其腹，或齧其肉，食之曰：更能使僕誦五教邪？此所謂以言教者，訟也。

子及子玉取怨  
乃亦其之別者  
奇反也



○漢文帝十六年趙人新垣平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  
即復中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元年及改元之年人有  
上書告平所言皆詐也下吏誅夷平是後上亦怠於改  
正服鬼神之事隋太史令袁克表奏隋興以後日景漸  
長上大悅將作役功因加課程丁匠苦之當時豈容無  
論其誣罔者及改元仁壽也克又上表言誕聖之異寶  
曆之元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洪基長策永永無窮  
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比克之所言即新垣平所言  
之詐也漢文帝本無過舉其所失者抵在於信平也隋  
時瘦李才通占玄象自梁周間有名亦嘗贊隋文應天  
受命遷都之議帝嘆其神其術藝博通為上所重張胃

玄曆行及袁克言日景長上以問李才因言克謬上遂  
怒坐免職夫李才之當信異乎人之告乎者而隋帝特  
悅克言之詐而不回其視漢文帝之誅夷平亦相遠甚  
矣

○桀紂之惡遇湯文之聖而益著秦隋之無道後世必  
首言之其興滅之速故也晦菴言宋梁不久而滅無人  
為他藏掩故諸惡一切發見若更稍久必掩得一半嗚  
呼小人為不善世蓋有幸而弗聞者矣

○商紂為傾宮隋煬為迷樓曰傾曰迷天命之矣敢不  
亂亡得手吳人自稱曰儂陳后主喜稱儂隋煬亦自稱  
儂昔人有自稱為瞞者非美名也唐明皇自稱阿瞞亦

于是玄宗呂第  
皆能後世了  
說子力也

傾宮迷樓千

古確



近於言妖矣。田常假湯武而殺君，曹丕借舜禹而竊國，李世民託周公而誅其兄弟。

餘冬序錄卷三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圍如卷之四

內篇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刊

三代而下帝王之能言者未有勝唐太宗者也。所恨其行不掩焉耳。太宗自言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帝王好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者，常竊恥之。然帝嘗患吏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司門令吏受絹一匹，不有尚書裴矩陷人於法之諫，令吏不免罪誅，此豈所謂至誠事邦而又有大焉者？帝謂太子曰：李世勣才智有餘，汝與之若遂報之，詐無恩恐不能懷服。我今點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知成武氏之禍，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帝於大臣而



御之不以誠乃如此矣此可以為貽謀之道否乎御史  
權萬紀李仁發前此俱以告訐有寵於帝諸大臣數被  
譴怒其於昵奸自損多矣趙即王孝恭等表請封禪帝  
不許明年群臣復請帝曰若天下乂安家給人足雖不  
封禪何傷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  
帝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泰山之巔封  
數尺之土然後可表其誠敬乎未幾搖於象口又欲封  
禪侍中魏徵力言不可帝至詰問再四非兩河數州大  
水為災虛名之崇未肯已也帝嘗錄囚有劉恭者頭有  
勝文自云當勝天下坐是繫獄帝曰若天將興之非朕  
所能除若無天命勝文何為乃釋之及後星變太史占

寬身且美徒

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秘記云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帝以

此字五娘而波

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居美誅沒其家帝密問太史令李

淳風以秘記所云

欲盡殺諸疑似者淳風曰天之所命

人不能違王者不死徒多殺無辜帝乃止臣下之所諫

者大抵帝之所能自言者也而行不掩焉耳許彥周詩

話載其先伯父詠史詩曰天下有誅賞故非君所私太

宗泣君集意恐勞臣疑至公一以廢智術相維持全史

世宗嘗言太宗吮瘡剪鬚皆是權譎而議其出李勣事

以為君人者焉用偽為受恩於父安有忘報於子者乎

當日帝於地下有知不能無厚顏矣  
○貞觀二十二年太白屢晝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



又傳秘記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太宗因此疑左武衛將軍李君羨誅之歆盡殺諸疑似者以訪於太史令李淳風淳風云臣仰稽俯察其人已在陛下宮中其兆成矣按是時武士護女以美色召入後宮為才人已十餘年矣高宗之為太子也入侍太宗見武氏而悅之武氏嘗得近於太宗矣而太宗曾不於此疑及武氏何也高宗感業寺之遇兩情對泣長髮獲幸距星變時財三四年而止永徽五年武氏已拜昭儀太史之所言與民間之所傳者不知何為一皆忘之明年議廢王后后武氏長孫無忌褚遂良韓瑗來濟皆極口切諫言宜無所不盡而前此所言所傳者亦畧弗之及豈先

朝所為言者閉不宣泄雖廷臣有弗知今雖知之而非可顯白者抑意者秘記本無是言太史亦無是占唐人特以武氏非常之禍事定之後而追論之以神其故和嗚呼治亂信有天命存焉剥床以膚泰山不見亦極可怪駭耳

○天寶中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玄宗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嗟夫漢文歆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不為而玄宗以一盤之奉費之末年失國出奔至咸陽日中猶未食楊國忠市胡餅以獻民始歆糲飯雜以麥豆皇孫爭以手掬食之湏臾而盡尤未能飽至相視而泣貴富之







宗之立為太子父也

誅不發於未幸蜀之前也

○張均張洎從賊之罪明皇歷言其不可赦者事有在也而肅宗必款貫其死曰臣非張說父子無有今日肅宗不感恩於君父而私感張氏豈不悖哉法者人君所與天下共之亂臣賊子乃必誅而無赦者也肅宗曰臣不能活均洎使死者有知何面目見說然則碼公法徇私情其何以見天下乎肅宗之謂有今日者果由張說父子力邪而款違君父處分肅宗不惟不知父命且不

及制必快耳

知有天命矣宋潘枋端平初以進士廷對策曰陛下承體上帝敎德匹夫何異為人子孫身荷父母劬勞之賜乃指豪奴悍婢為恩私之地哉父母無怒不可得也

太子不

太子不

太子不

○唐肅宗制於張后以疾不朝上皇宋光宗惑於李后以疾不過重華上皇自興慶宮移西內怏怏而終壽皇因登望朝露臺聞有呼趙官家者悽然不樂自此寢不豫父子皆相繼而崩嗚呼孝衰妻子萬乘乃若是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太子不

太子不

太子不

太子不

○李輔國之逆代宗首政之所當誅討者也肅宗疾劇從命是也后召越王係還宦官授甲以誅輔國輔國等知其謀勒兵收係遷后別殿并左右盡於後宮實皆以太子之命也然則太子之命可施於母后手輔國遷后時帝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帝



倘況長生及之崩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當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崩且當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當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當其得於震驚多矣然則輔國獨當爾乎輔國殺后并  
也然則太子即位而不討賊何也后嘗數危太子及所

太子不能靖難凌霄之罔而見制於飛龍殿所以貽君  
父之憂者罪已難追后事不成而輔國得成其逆此太  
子之所為不共戴天者也所當不俟即位而亟討焉者  
也而代宗乃以為功而寵秩之司空中書令之兼博陸  
王爵之封人臣尊無與二然則蒯瞶春秋之所評乎成  
濟不有功於司馬代乎代宗於臣子之道悖矣輔國之

死也史稱代宗以其有殺張后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  
入其第竊其首而去及葬仍贈大傅嗚呼春秋之大義  
不明乎後世一至此哉

○唐德宗聽政暇博覽群書一日問宰臣詩云呦呦鹿  
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楊珣以爾雅荻蕭為對上曰詩  
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荻蕭又一日問古詩輕  
衫襯條脫條脫是何物宰臣未對上曰即今之腕釧真

誥言安妃有斲栗金條脫是臂飾時稱德宗好學此特  
書生餘習帝王萬機之隙而用心於此亦可惜耳宋呂  
原明初作侍講告其君有言人君之學不在於徧讀雜  
書多知小事而在於正心誠意少私寡欲區區唐室君



臣盡不足以知此也

○唐憲宗即位不立后是上缺陰教而下乏母儀也古  
今豈有外朝當陽而後宮無正位者哉豈有不立后而  
立太子者哉元和四年帝用李絳言立長子鄧王寧為  
太子寧純美人之子也六年太子寧薨七年立遂王恒  
為太子恒郭貴妃之子也春秋之義母以子貴子以母  
貴九年羣臣累表請立郭妃為皇后是請則既已晚矣  
帝以歲時禁忌不許帝意以妃門宗彊盛恐正位之後  
後宮莫得進故託此拒群臣之請耳自是終帝之世無  
僮體天下寧有是哉吐突承璀謀搃國本致禮王憚不  
得其死王守澄等得弄威福皆內無主母之所致也太

子聞承璀之謀遣人問計其舅郭釗釗以但盡孝謹勿  
恤其它為對此李泌之所以告頌宗者有道之言也穆  
宗長慶四年事宦官歌請郭太后臨朝稱制太后曰武  
后稱制幾危社稷我家世守忠義非武氏比太子維少  
但得賢宰相輔之卿輩勿預朝政何患國家不安自古  
豈有女子為天下主而能致唐虞之理乎取制書手裂  
之太后兄釗聞有是議寒上牋曰若果徇其請臣請先  
帥諸子納官爵歸田里太后位曰祖考之慶鍾於吾兄  
以此觀之郭太后其賢矣哉乃其族人無愧汾陽高矣  
憲宗之所為慮者何其淺也大中二年郭太后暴崩于  
興慶宮宣宗以郭太后故至不致合葬景陵禮院坐貶



官焉。嗚呼。嫡庶貴賤。人倫定位也。憲宗不推嫡庶之由。而貴賤之。及世一易。遂亂貴賤之位。而家道不正。致使宣宗敢以庶孽弑嫡母。崇其所生。而黜正嫡之禮者。憲宗之過也。嗚呼。夫夫婦婦。天地之常經也。憲宗內官郭不受。后冊而太后於穆宗之世。宣宗意豈不曰郭之為太后。猶吾鄭之為太后也哉。此所以為憲宗之過也。春故推本而言之。

○唐李德裕嘗為武宗言。將帥出征。屢敗之弊。由監軍各以意見指揮軍事。將帥不得專進退。又每軍有官者為監使。悉選軍中驍勇數百為牙隊。其在陣戰鬪者。皆羸弱之士。每戰監使自有信旗。乘高立馬。以牙隊自衛。

視軍勢小却。輒引旗先走。陳從而潰。德裕乃與樞密使約。敕監軍不得預軍政。每兵千人。聽監使取十人自衛。有功隨例需賞。白上行之。自禦回鶻。至澤潞。罷兵。皆守此制。將帥得以施其謀畧。故所向有功。然德裕不去監軍。監使者亦勢不可去。初宋仁宗時。以宦者王守忠為都鈐轄。富弼言。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遂詔罷守忠。及後又用王昭明等為陝西四路鈐轄。主蕃部。呂誨言。自唐以來。舉兵不利。未有不自監軍者。今走馬承受。官品至卑。一路已不勝其害。况鈐轄乎。卒罷之。然其後子孫。至以將帥權歸宦者。徽宗任童貫。軍功封王。而啟金源之禍。金世宗嘗與丞相襄議及監軍之事。



內臣嘗事誠為襄曰漢唐初無監軍將得專任故戰必勝攻必取及叔  
不敗之是也勝國世以內臣監其軍動為所制故多敗而少功若將得其  
可安者差兩西人監軍誠不必置上嘉納之及宣宗自南渡後方面之  
鎮守以至果核柄雖委將帥又差一奉御在軍中號曰監戰每臨機制  
至世宗時張瑄為變多為所牽制遇敵輒先奔故師多喪敗哀宗因之不  
改終至亡國史臣謂唐之亡坐以近侍監軍全蹈其轍  
哀哉

○周恭帝之世陳橋兵變諸將奉趙太祖登明德門太  
祖命軍士皆還營太祖亦歸公署將士擁宰相范質及  
王溥魏仁浦等皆至質頓請讓太祖不肯拜王溥先拜  
質不得已從之且稱萬歲周帝出內制書禪位及太宗

即位先命溥致仕蓋薄其為人也陳水當日周帝內制  
書出翰林承旨陶穀按穀傳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  
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成矣太祖甚薄之東軒筆  
錄穀久在翰林意希大用其黨因對言穀宣力實多微  
伺上旨太祖曰翰林草制皆檢前舊本本所謂依樣畫  
葫蘆耳何宣力之有軋筆鍊其黨所譎言宣力者意指  
前禪文也太祖薄之蓋於穀無所取也穀聞作詩云云  
西分大祖薄其怨望自是決意不用然則失節之婦豈後夫

謂為且而武帝終不用殆類是已  
○宋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



已盛不可復委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晉復懷之請見上

曰卿舌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晉

祖為知制誥遣使魏州以便直付之時魏州節度使符

彥卿有飛語聞于上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二人挾勢恣

橫以便直决配而已還朝上問汝敢保彥卿無異意乎

祐曰臣以百口保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

辜故享國不長願陛下以為戒上怒貶祐行軍司馬華

州安置即氏關此一符彥卿也太祖待之始則何厚而

終疑之微王祐則幾不測矣飛語之上聞也毋亦趙晉

之言之餘而生其疑以致是爾彥卿非晉之言安知其

不負宋太祖非祐之言安知其不殺無辜而解軍杯酒

間使下無所恃上無所忌太祖前此所以處石守信王

審琦諸鎮將者固有道矣

○宋太祖謂秦王侍講曰帝王子當務讀經書知治亂

大體不必學作文章無所用也太宗聽政之暇以現書

及筆法為意嘗令中使王仁睿持御札示侍書王著著

曰未盡善也太宗臨學益勤又以示著著對如前仁睿

詰其故著曰帝王始攻書或驟稱善則不復番心矣久

之復以示著著曰功已至矣棘臣所能及其後真宗嘗

對宰相語其事且嘉著之善於規益夫帝王所貴於學

者其在攻書而已乎孝宗即位詔求直言朱熹上封事



言陛下毓德之初，躬御簡策，不過諷誦文辭，吟詠情性，又頗番意老子釋氏之書，夫記誦詞藻，非所以探淵源而出治道，虛無寂滅，非所以貫本末而立大中。帝王之學，必先格物致知，以極夫事物之變，使義理所存，纖悉畢照，則自然意誠心正，而可以應天下之務。寧宗嘗謂退朝無事，恐自怠惰，非多讀書不可。中書舍人彭龜年奏：帝王之學，與書生異，惟能虛心受諫，遷善改過，乃聖學中第一事，豈在多哉。葉味道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正綱常，以勵所學，用忠言，以克所學。理宗視朝，謂將作監王應麟曰：為學要灼見古人之心。應麟對曰：嚴恭寅畏，不敢怠皇。

克勤克儉，無有縱逸，強以馭下，制事以斷，此古人之心。然操舍易，忽於眇綿，統業每忘於游衍，帝嘉納之。若數臣者，可與論聖學矣。

○宋曹琮，兄女為后，皆琮主辦。除衛州團練使，琮奏：臣既備后族，不宜冒恩澤。亂朝廷法，族人敢因緣請託，願致於理。時論稱之。李繼隆在真宗朝，以元舅之親，恩禮甚篤。明聽太后寢疾，欬面見之，上促其往。繼隆但詣萬安門拜箋，終不見。又常命諸王詣第謁，繼隆不設湯茗。第假王府，從行茶爐烹飲，為史稱其多智。用能謙謹，保身謂此類也。宋法外家男子，舊無得入謁。神宗朝，光獻太皇太后春秋高，弟侑亦老，帝數言宜使入見，輒不許。



他日佾侍帝，帝復為請，乃許之。因偕詣后閣，少為帝先起。若令佾得神親親之意，后遽曰：「此非汝所當得，番趣遣出。」史稱后檢視曹氏及左右臣僕，毫分不以假借。此類是也。宣仁太后以官冗當汰，詔損外氏恩，四之一以為宮掖。先后族當遷者，力遏之。終后之世，不敢改力行故事，抑絕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無問巨細，終身不取其一。比之東京馬鄧諸后之賢，蓋有過無不及矣。

○宋真宗朝有兵士作過於法，合死。特貸命於橫門，決杖二十，改配。其兵士聲高叫喚，乞釵，不伏。決杖，從人把捉不得，遂奏取進止。傳宣云：「須決杖二十後，別取進止。」虜斬，尋決訖，取首。真宗云：「此只是怕決喫杖後如此。」既

已決了，便送配所，更莫與問其寬恤如此。

丁晉公談錄

張忠

定公誅因責決一吏，彼杖辭不伏。公曰：「這的莫要劍喫。」

彼云：「決不得，喫劍則得。」公命牽出，斬之以徇。軍吏愕眙。

相顧自是服公威信，令出必行。錄語以真宗為主，而不

肯輕於生殺。誅一帥臣也。而生殺自由，乃如此。况兵士於法令死，吏於法又止，當責決者，孰若人主如誅之所為。帥臣如真宗所為，乃常事，何足記之。而時論歸真宗以寬恤，而謂誅有威信，令出必行，乃為兩得之矣。

○宋章獻后傳，后稱制時，小臣方仲弓上書請依武后故事，立劉氏廟，而程琳亦獻武后臨朝圖，后擲其書于地，曰：「吾不作此負祖宗事。」按魯宗道傳，章獻太后臨朝



宗道曰唐武后何如主對曰唐之罪人也幾危社稷  
後默然特有請立劉氏七廟者太后問輔臣衆不敢對  
宗道不可曰若立劉氏七廟如嗣君何然則后之不負  
祖宗猶得為賢母后者宗道之力也

○宋徽宗手詔付趙良嗣者春及見之有御書之寶及  
花押元字可證良嗣當時與事之臣所言歲幣則當時  
基禍之事也昔真宗使曹利用議和契丹宰相寇準戒  
之曰歲幣過三十萬吾斬汝矣利用竟以二十萬定議  
而還宋武不競自彼盛時已屈於外侮然其相臣猶能  
有所節制所謂二十萬者移於金至一百二萬而今款  
更加百二十萬無復信約誰能忍此今觀其辭云歲入

有限常賦之外不易出使人言恐大無厭如何教朝廷  
出得許多物却又云卿但一一依從應副又云但分明  
說與彼有識者必須通曉只是自告艱窘畧不敢爭事  
之是非也亦可哀已徽宗常日溺於宴安窮極土木視  
財用如泥沙而今苦於強虜之要求至以窘告而又不可  
敢正言不可更加以怒之蓋如此其凜凜而其身之禍  
卒不免也嗚呼豈非萬世之炯鑒哉撫卷之餘為之三  
歎

○吳英問朱子政治當明其號令不必嚴刑為威朱子  
曰號令既明刑罰亦不可弛苟不用刑罰則號令徒掛  
牆壁爾與其不遵以梗吾治曷若懲其一以戒百與其



覆實檢察於其終。曷若嚴其始而使之無犯。做大事豈  
可以小不忍為心。或問為政當以寬為本。以嚴濟之。朱  
曰。當以嚴為本。曲禮謂蒞官非法非禮。威嚴不行。須是  
令行禁止。若曰令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春  
以為所謂嚴者。在刑必當罪。法不宥縱耳。若罪輕而罰  
重。則輕者人必多犯。重者上難屢施。多犯而難施。則亦  
非令行禁止之道矣。誠齋揮麈錄。高宗嘗詔宰相等曰。  
為法不可過有輕重。惟是可以必行。則人不敢犯。大重  
則決不能行。太輕則不足禁姦。此太上宮中已試之言。  
立法在中制。所以決可行也。

○丁大全夜調楊兵圍董槐第。即漢石顯等急發執金

吾騎馳圍大傳蕭望之第之故。智也。顯等脅望之。猶取  
奏於上。報可而後敢行。大全則不誤章下。輒以臺檄調  
兵。而有與詣大理之詔。無君之罪。視顯等為甚焉。望之  
自殺。漢元猶加責問。顯等槐之出。三學諸生紛紛論列。  
而理宗曾不一問。何哉。漢元不能正顯之罪。中主羞之。  
若理宗之容保大全。又元帝之不若矣。

○金法以杖折徒。虐於肉刑。百司姦贓真犯。此可決也。

明之乎。林亦而微通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其受決多寡。

陸此。以爲殿最。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全之代。忍恥

以就功名。雖一時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  
其人。故論者於教受多廉之道。往往致太息焉。而史謂



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經或揆義判法近古人  
君聰斷言幾於道鮮有反之者今考其時若焦旭為大  
興令攝左巡警使以杖親軍百夫長有司議其通常杖  
決世宗曰旭親民吏若因杖有官人復行杖之何以行  
事具令收贖是已然後旭為右巡警使為御史所劾至  
被杖百八十又何與前言皆也旭坐削階為大名府推  
官獨非親民吏乎世宗嘗以有司市麪不特酌直怒監  
察御史不舉劾杖責之參知政事程輝曰監察君之耳  
目所犯罪輕不贖而杖亦一時之怒也世宗曰職事不  
舉杖之何不可輝對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世宗  
行事如此猛烈出入蓋不能無通中處史氏之言無乃

亦溢美乎

虜

○金世宗中今主其議論行檢自虜中求之謂之  
克舜亦何不可然用夏變夷乃其有中國之第一義而  
意獨若弗屑焉者何也世宗命衛士不聞女直語者並  
勤習學仍自後不得漢語又語女直人不得效漢人服  
飾違者加罪是非其國人不可變而夏也世宗嘗謂宰  
臣曰朕常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  
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  
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又謂皇太子諸王  
曰汝輩自幼習漢人風俗不知女直純實之風至於文  
字言語或不通曉是忘本也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



此平古平心  
之記  
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者老。接  
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  
異。汝輩不可忘也。又論漢語與女直語。以為習本朝語  
為善。不習則淳風將棄。事當任實。一事有偽。則喪百真。  
凡事莫如真實。世宗所以拳拳旃屨。俗者豈是自安其  
陋。只緣當時中國俗習澆醜。反不謂其意耳。朱子門人  
有言。葛王仁政。中原呼為小克舜者。朱子然之。而又疑  
其終不能變夷狄之風。夫夷狄之風。世宗誠有不能變  
者。抑當時中國<sup>國</sup>風俗不足。彼與吾耳。世宗問臣下事。或  
不能對。世宗曰。朕雖退朝。番心政務。不遑安寧。卿等勿  
謂小事。非帝王所宜問。以卿等於國家之事。未嘗用心。

故問之耳。又曰。朕事無大小。常親覽。以不得人故也。如  
更得人。寧復他慮。然則當時孰有以克舜之道。陳於其  
前者乎。史稱世宗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  
群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頌其美。以底大順。嗚呼。有君無  
臣。乃如是。夫大定一傳。而為明昌。承安之治。正禮樂脩  
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豈不粲然可現。而金源氏從此  
衰矣。春於是。知中國末世之風俗。曾與<sup>秋</sup>初起時不若  
也。可勝嘆哉。

○孟珙蒙韃錄稱其國人性淳朴。有太古風。可恨金源  
叛亡之臣。與慶乃鑿混沌。破彼天真。教以奸計。為可惡  
也。夫金源之奸計。其後來中國末世之風俗染之。而以



教蒙韃而又壞之如此春以是益知中國末世之風俗  
曾與初起時不若也可勝嘆哉  
○晉書赫連勃勃以鐵伐為氏曰使我子孫剛銳如鐵  
皆堪伐人也按契丹國號遼實以鑛鐵為號女真國號  
金亦是取義堅剛與之見千載一律比魏拓拔氏曰  
元蒙古國號元其取義不同而名自符會如此

餘冬序錄卷四

燕泉何先生餘冬序錄厲病卷之五

署州事衡州府推官黃齊賢

柳州知州張汝賢

重刻

元世祖起自朔漢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  
士庶咸辨髮椎髻深襜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  
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  
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哉  
人心又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  
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  
中雜色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屯青字頂中繫紅  
綠帛帶士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



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羅紬絹其樂妓則帶明角皂  
帽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朝衣其辮髮朝髻  
服語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斬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

○秦不師古漢興三代時大法制槩不能服而文為之  
未存者亦十無四五爰及兩晉五亂華漢家文物又  
復失之元魏之後中華從事服金元之後齊民盡習

語若夫俗在天下者要不能無也非天生我

祖宗出而正之斯世其混沌矣乎

○洪武二年命省部官會太史令劉基參考歷代朝服  
公服之制凡大朝會天子袞冕御發則服朝服見皇太

子則服公服仍命製公服朝服以賜百官是年又給賜  
朝臣袍帶二千八百一十三人先是禮部言各官有先  
授散官與見任職事高下不一者如御史前授朝列大

夫澧州知州而任七品職事右司郎中前授亞中大夫  
黃州知府而任五品職事散官與見任之職不同故其  
服色亦不能無異乞定其制乃詔省部臣定議於是禮  
部奏唐制服色皆以散官為準元制散官職事各從其  
高者故服色亦因之國初服色并依所授散官蓋與唐  
制同

上曰自今服色宜準所授散官不當計見任之職於是  
所賜袍帶皆從原授散官給之



○洪武二十二年為申嚴巾帽之禁凡文武官除本等  
缺帽外遇雨許戴兩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  
許其公差人負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  
戴頭巾或擡腦官下舍人並儒生吏負人民常戴本等  
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  
不許

○洪武二十三年申定官民服飾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  
命禮部尚書李原明國子司業龔敬恭酌時宜俾存古  
意原明等議定凡官負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  
領至高去地二寸袖長過手復回至肘袖樁廣一尺袖

口九寸公侯駙馬與武服同耆民儒士生負制同文職  
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長去地五寸武職  
官衣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樁廣一尺袖口僅  
出拳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樁廣不過  
七寸袖口僅出拳從之領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生負巾服之制襪衫用玉色緇布  
為之寬袖皂線絳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  
別之命工部制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推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綽  
有古風焉



○農拙業也。不如商賈。今制農民之家，許著紬紗絹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紬紗。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紬紗？富者自不求戴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其止用紬紗而已乎？教坊司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襜，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藍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帶冠，著襜子。樂工非承應日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遵此制者乎？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

上祝伽藍神，以竹筊卜。吉凶曰：若容吾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筊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若我從權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滁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柸筊，因取以占己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筊，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



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晏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  
庚庚大橫兆、警欵如有聞、之句、蓋謂其言與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劉宋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  
廢侍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  
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頌、令申  
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  
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  
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俾其親以口體之養、殺無辜之  
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  
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

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  
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天  
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  
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徼幸於偶耳、好事者、遂美其非義  
之行、亂名教而不察、甚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  
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  
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  
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國初青州日照縣  
民、江伯兒者、母病、剗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  
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



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  
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  
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託良醫。嘗進善藥。  
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  
卧冰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聞見。割肝之舉。殘  
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冰  
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祧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  
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輩。以驚  
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  
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  
病。醫治不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臥冰割股。亦聽其為。

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現唐宋刑統可知。勅令則  
世自為格。宋人勅重於律。新獄用勅。勅中府無方。用律。  
朱子嘗病之。勝國答杖十。減其三。答當止四十七。杖當  
止九十七。及後新獄。七下至五十七。用答六十七。至一  
百七。用杖。虎徒杖數亦然。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  
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國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挹依。以  
為擬議。輕重歸一。後又申明大誥。罪死外。答杖徒流。俱  
從減一等。論歷朝遵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



之議然條例特用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  
仁之政於是乎度越于唐宋矣

○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字皆作黃云出內閣意  
景泰中幸太學謝表內閣自為之中有管窺霄霧測海

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詆其事禁文莊公  
東日記正德

初賊閹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等字為名如即中

方天兩但令名兩參議倪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紛

尤為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聽人有天

高上大之稱末世之令非後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華

相蔡京用給事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

者悉皆禁革前後共禁八字犯天字者方天任改大任

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能仁寺為當時識者

憂之瑾目不知書故事豈其所襲明年瑾以逆誅無天

之罪其兆於是乎瑾誅而禁廢近有詔人復其舊名矣

○英宗初立年在幼冲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

太后嘗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

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於南時

太宗方寵漢庶人，有代備意。溥以翰林李士切諫，下錦衣獄者拾年。

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學士，故

太后有是言，因顧

英宗，此五人先朝所簡，貽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振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居起多不律，今當賜汝死。

女官加刃振頸。

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許

聽帝，暨諸公，番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

英宗賜英國等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

治，毋坤儀天下之力也。

太后正統七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

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土木之

禍，振實為之。

○內監五儀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畜焉。弘治初議，  
放省之，以減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

此跪可矣



非諒閣新政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職方舊按中得一事近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南夷有  
輸米其國而覆舟於海者夷賴浮板幸無死隨漂抵依

岩都地名中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本國米盡

失歸將不能自明罪必死詔差通事二人送之仍勅使

國主憫其情毋事斂罰

天朝撫存與類息一至此其致回夷之賓服也固宜

餘冬序錄卷五



